

作者 = 邓琢玉

每一次投入都是初恋  
现在想想：真对不起她！



雨季青青草

# 红玫瑰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雨季青青草

# 红玫瑰

邓琢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牌编目(CIP)数据

雨季青青草/陈晓玲等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87

I. 雨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8349

---

## 雨季青青草

---

作 者:邓琢玉

责任编辑:刘德来

责任校对:焦子晗

装帧设计:杨 群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1800 千字

印 张:90

版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0 册

---

书 号:ISBN 7-5387-1497-4/I·1442

定 价:138.00 元(全十册 每册:13.80 元)

## 主要内容

一个很有抱负的男孩子卓爱上了理发女琪，遭到全家的反对，两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就在两人的感情得以顺利发展之时，突然横空出现一个第三者，那是琪喜欢的第一个男孩子，当年正是为了供他上大学，琪不得已才选择了辍学赚钱这条路，但后来这个叫许宏的男孩子抛弃了她。如今他迷途知返，希望能够与琪重修旧好，卓面临失恋的危机。

然而真爱是不可战胜的，当卓忍受着失去琪的痛苦在远方苦苦挣扎的时候，琪终于发现自己真正爱的是卓，她拒绝了许宏的求婚，痴情地守候着卓的归来。

## 第一章

亲爱的，是我。

卓盯着镜子优美地对着口型，两道卧蚕眉下那黝黑如墨卓绝传神的双眼露出得意的微笑，他知道很少有女孩子能抵挡这双电眼的魅力，何况他还拥有俊朗的面孔和浪漫的才情。因为自信，他从来不在穿着打扮上浪费时间，他喜欢休闲装的洒脱一如运动鞋的轻快，喜欢朋友间的 party 一如夏日的阳光，他深信自然美才是真的美这一道理，因而像今日这样在梳妆台前半天挪不开脚步是破天荒第一次，卓盯着镜中的自己扮了个自认为很酷的造型，但随即又为自己的卖弄感到可笑，他揶揄作态，仰头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吐一口气。

这梳妆台是卓的妹妹梅的私人禁地。

卓在妹妹的梳妆台前反复端详，对自己的仪态举止依然缺乏信心，他苦恼地三下两下弄乱了自己精心梳理半天的头发，冲镜中的自己赌气地一瞪眼，愤愤然扯掉了胸前的领带，“这破劳什子！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骂归骂，但是他的眼神始终也没离开眼前的玻璃镜子，他略一沉默，从梳妆台上拿过那把象牙梳子，再次对自己的头发发起进攻，一番精心的梳理后，他似乎略略找回一点自信，很



艰难地在嘴角挤出些微笑来。

卓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，这几天来他老是心神不宁的，按理说，刚刚完成了一个企业管理的数据库设计，他应该舒心地放松两天，应该满脸绽放花朵才是正理，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一点也快乐不起来，想要再写点什么，可是偏偏前两天那点灵感此刻也早跑得一点不剩了，他怎能强迫自己坐下来、坐到电脑前面去呢？大脑一片空白，坐到哪里不也是活受罪么？

他脱下周正的西装，找了一套洗得发白的天蓝牛仔服换上，刚要转身离去，又转身走了回来，坚决地将适才梳好的发型又一次弄乱，对于自己今日的反复无常，他也禁不住感到好笑，不过，这一次的笑容比起先前的来要灿烂许多。

一旦走出妹妹的房间，他重又恢复了自己往日的自信，他大步跨过客厅，直至门边，脱下拖鞋换上那双黄色皮鞋，这是一双浅底的休闲皮鞋，跟着他受罪有两年之久了，至今依然完好如初。卓常想，这要是一双本国产的皮鞋就好了，可惜它来自东洋。

穿上东洋鞋的卓并没有急着离去，他站在原地连连摆了几个姿势，感觉这一身装配的确合体了，方才得意地拉开门闩，昂首走出，并啪地一声将门摔上，他是一个很绅士的人，出现这样粗鲁的动作一般源于两种情况，要么是极不开心，要么是极度开心。今天属于哪种，不好下结论。

卓的家住在这个小区的这幢楼的第三层，所谓金三银四，在这层楼里，不仅可以对小区花园的姹紫嫣红纵览无余，尤为重要，从他家的客厅往对面的临街铺子望去，正好能看到“琪琪美发”店的全貌。“琪琪美发”是一家新开的店，作为一条商业氛围日益浓厚的旅游休闲街，这样投资不大，甚至没怎么经过装修的店面是难以引起人注意的，对于一直在京城混事的卓来讲，就更加难以令他驻足或注目了。然而，他的失态正是缘于这家美发店，缘于美发店里那个叫琪琪的女孩子，尽管从一开始，他并不将其放在眼里。但是，我们都明白，爱情往往在一瞬间发生。

在爱情发生以前他的心境是平和的，每天穿行于此的他都懒得哪怕是瞅一眼这样的不起眼的店面，直到腊月的最后一天，新年就要到了，这日下午，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头发长得有些影响形象了，于是一副无可奈何状走进了“琪琪美发”。

“理发？”一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迎了上来，她看上去二十四五岁，留一头披肩发，头发染得黄黄的。卓最烦女孩染发，觉得她们不洋不土的活受罪，但是这女孩的头发却染得叫人喜欢，加上她天生的白皙的皮肤、姣好的体态，令卓好一阵心动。女孩并不过多搭理卓，卓想她一定知道自己是住在这店对面的三楼上的，他希望她知道。他假装不经意地从镜中扫了一眼女孩，女孩的眼光已经转向了另一边。他看见她眼光锁定沙发上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，他留着很精神的板寸正襟危坐在那



里看报纸。

那是她的男朋友？卓想。

“理什么发型？”她回转身来，盯着镜中的卓不冷不热地问道。

“嗯。”卓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，尽管对这位漂亮女孩有一丝好感，但是他给她那不冷不热的态度打了零分。

女孩麻利地给他肩上垫块毛巾，又给他围了一张洁白的围裙。

“冬冬，先给他干洗。”她转身叫一位正在生炉火的小姑娘。小姑娘迅速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来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女孩，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的样子，卓一下子沉重起来，心里仅存的那一丝丝对精致女孩的好感都没有了，他甚至想起身离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姑娘的手娴熟地搭上了他的肩，卓只得安静下来。

小姑娘的手柔顺极了，而且按摩的手法也极正规，她这么小，当然不可能从正规的学校学习出来的，那么眼前的这位精致女孩应该就是她的老师了。

精致女孩拿着一个喷水用的小水壶走过来，小女孩先是给卓简单地做了一些按摩以后，开始往他一头黑发上喷水，水有些凉，卓不经意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冬冬，少喷一点。”精致女孩站在炉火边轻轻地吩咐道。

卓不明白她是不是看见了自己打寒噤的样子。



冬冬停止洒水，开始往他头上淋一些洗头膏，这一次她很小心，先是将洗头膏倒在手心，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卓的头上，卓感觉很惬意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小姑娘一边给他洗头，一边快乐地哼着歌谣，一会儿是张惠妹的，一会儿又是王菲的，尽管有些跑调，但那股认真劲儿的确有些让卓感动，她每每唱到高音区，总会不自觉地停下手中的活，她只是哼哼，除了店里的四个人能听见外，路上的行人是绝对听不到的，她知道在干活的时候唱歌是不对的，所以她把嗓子压得很低，这就反而比大声吼出来要更困难一些，因此她不得不常常停下手中的活，那些没来得及抹匀的洗头膏便顺着卓的面颊流了下去，卓几次想提醒她，但感觉到她的那份忘情与专注，他原谅了她。

“冬冬，认真点。”卓的耳边忽然响起了精致女孩的声音，接着他感觉到有一根纤纤玉指迅速从他脸颊上一刮，将那即将流入胸口的洗头膏抹了去，他悬着的那颗心不由得放了下来。

“让我来吧。”精致女孩走到冬冬的身边，轻轻地对她说。

“轻一点，别抠痛了他。”冬冬对精致女孩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精致女孩说，“你帮我把手倒到淋浴器里去。”

冬冬将手从卓的发丛中抽出，紧接着他的头部放上了一双温柔而又有力的小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卓竟然有些惶恐。他再也不敢睁开眼来，像欣赏小姑娘载歌载舞那样去欣赏精致女孩娴熟的头部按摩术。



大约过了五分钟，精致女孩在他的颈部轻轻地一按，说：“好啦，先去洗洗吧。”

卓睁开眼来，只感觉一阵神清气爽，他从前喜欢找地摊上的理发匠理发，这还是第一次享受按摩服务，他没想到感觉会如此好。

卓走到淋浴器前坐下来，冬冬试了试水温，然后将他的头按进水池，轻轻旋开淋浴器。

“李师傅，你先给他修修面吧？”卓听见精致女孩说。

“好的。”那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子爽快应承道，接着卓便听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声音。

洗完头，冬冬递给卓一张干毛巾，卓胡乱地擦干头发，回到座位上，那位被精致女孩称作“李师傅”的中年男子放下躺椅，卓躺下去，闭上双目，这时他听见冬冬端上来一盆水，放到他身边的那个三角架上。

“烫吗？”精致女孩问。

“刚好。”冬冬很乖地回答。

精致女孩依然不放心地走上前来，试了一下水温。

“不行，”精致女孩说，“水太凉，面刮不好。”

中年男子用手在卓的下巴处迅速地摸了一下，说，“他才刚刚开始长胡子，应该没有多大问题。”

“这是刮面，可不是搞冬泳。”精致女孩淡淡地说，“修面虽然是一会儿的功夫，讲究可大着呢，水温一定要稍热，否则

是刮不好的。”

这一下李师傅和冬冬都没有话说了。冬冬很听话地转过身去提暖瓶，又朝盆里冲了一些开水，精致女孩又一次用手试了试水温，满意地说：“这下可以了。”

于是李师傅便开始给卓刮面，他的技艺老道，手法娴熟，刀锋过处，是一种清凉洁净的感觉，刮完面，他又拿暖毛巾捂在卓的脸上，卓微闭双眼，深深地吸一口热气，耳朵根处有一阵酥麻的感觉。

“好啦！”卓听到李师傅说。他于是坐直了身子，李师傅将躺椅抽正，又从冬冬手中接过一张干毛巾给他围上，将换下来的湿毛巾交给了冬冬。

卓睁开眼来，仔细地端详着镜中那个俊朗、健康的男生，不由地有些得意，他微微侧过脸去，一不小心从镜中看见那精致女孩也正盯着自己看，那神情很有些陶醉，卓顿时有些尴尬。精致女孩显然也看到了卓的眼神，羞涩地一低头，却并不转过身去，反而走到卓的身后，她重又恢复了职业的沉着，两手扶着他的头部冲镜中瞅了瞅，那里面有着两张青春的面孔，一张秀美，一张俊逸，两人一时都有些呆了。

“四姐，给你剪子。”冬冬走上前来，卓和被称作“四姐”的精致女孩都一惊，卓埋下头去，“四姐”接过冬冬手中的剪子。

“理板寸吧！”她的口吻是不容拒绝的那种。本来卓只想扫



一扫边角，并无理短发的打算，但他对于她的建议没有表示异议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四姐”的手艺同她的容貌一样漂亮，不一会儿，他那一堆乱草般的头发就被她修整一新，像是在一片杂草丛生的丛林中开出了一块平坦、整齐的草坪。卓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他历来有不羁的个性，向来把自己不受约束的发型看作个性，此刻被眼前的漂亮女孩给弄出这么个发型，他一时有些适应不了——尽管他十分喜欢。

“多少钱？”末了，他站起身来，问她道。

“五块。”她嫣然一笑，这是他进店来看见的最灿烂的笑容。

他付了费，不知怎的脚怎么也挪不出门，他转过身来，女孩依然站在那里，卓看见李师傅和冬冬都盯着他看，脸又一次红了，他鼓了鼓勇气走到女孩身前，问她道：“怎么称呼你啊？”

女孩笑了，她指了指门口悬挂的那个灯箱广告牌，说：“那上面不是有吗？”

“琪琪？”卓笑了。

“你呢？”琪琪问卓。

“叫我卓吧，”卓说，“我就住在街对面的三楼，每天我都能看见你们开门关门。”

“是吗？”琪不由得被卓的坦诚逗乐了，说：“那你岂不是

间谍了？”

“不过我不会出卖你的。”卓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琪很调皮地一挑眉梢，弯弯的嘴角下是满孩子气的笑。

“这不是我的专业。”卓又说。

“那你的专业是什么？”琪好奇地问。

“电脑。”卓说。他不知道她能不能理解，毕竟这是一座闭塞的边塞小城，这里有最美的少男少女，有着最原始的迷人风情，有着最古朴的民风，惟一缺乏的就是知识和信息。

“那你一定是在外地工作喽？”琪又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卓问。

“在这里生活是不需要太多知识的。”琪说，“再说，我以前从没见过你，你好像是上周才从外地回来的吧？”

“你的眼很尖呢。”卓说，“我上周刚从北京回来。”

“我们也是上周才搬来这里的。”冬冬插嘴说，琪琪回头看了一眼冬冬，又看了看卓，说：“不过比你早两天而已。”

“是吗？”卓不相信。

“我姐姐是看着你回来的。”冬冬偷偷地笑。

“你提了一个旅行箱，还背着一个大黑包，对不对？”琪琪说。

“一点没错。”卓有些感动，因为琪的真实。

“你这次是回来探亲，还是调回来工作？”琪又问卓。



“调回来工作？”卓笑了，“可以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琪不解地说，“哪怕回成都也比在北京强呀，那么远！”

“那里可是首都。”卓说，“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了呢！”

“也是。”琪说，“可是做父母的那么辛苦，儿女不能因为自己的前途就丢下老人不管呀？”

卓看着琪琪，他想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尽管卓的父母还不算老，而且他们都有着各自的事业，但是卓也依稀能感觉到父母对于自己越来越深的眷恋，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思考过，但是今天在这样的场合，由这样一位女孩提出来，他有着别样的感受。他匆匆辞别琪琪，转身离开了“琪琪美发店”。

当天晚上，卓在饭桌上向父母提出回成都重新找份工作的打算，结果被他母亲痛骂了一顿。卓的母亲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她做什么事情都要求十全十美，都要求一流水平。她祖上是绵阳一带的富商，解放后成为被打击对象，因此在她这一代没能受到很好的教育，尽管如此，她已经是是个非常能干极为出色的女人了。所以她也要求自己的儿女要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这种思想在卓和梅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从母亲那里拷贝过来了。

卓的母亲姓林，但人们都习惯称她沈姨，是随卓的父姓，她向来比较偏袒儿子，这也是天下众多母亲的坏毛病，尤其是有野心的女人，她们因为自己性别所限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，

因此将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，所以卓的妹妹考了个卫校，沈姨不过是难过了一阵子，不久又恢复了开朗的笑容，但是儿子考进了北京城她依然觉得不够，还希望他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如今儿子事业渐渐有了起色，年前更是升任一家网络开发公司的副总，他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在这一领域有如此突出的成绩，自然令沈姨喜不自禁，因此春节将至，听说儿子有近二十天的假期，便极力鼓吹他回来散散心，放松一下。

可是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儿子居然向她提出要离开北京，回成都来发展，这岂不是令她跌破眼镜？多少人想去京城发展只可惜苦无门路，而今你在北京干得好好的，干嘛想着要离开？

“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？”沈姨一脸严肃地问。

“什么？”卓不解地问。

“我知道你在北京有女朋友，是不是闹别扭了？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卓有些不乐意了。

“你妹妹说的。”

这下卓没话说了，年前妹妹来北京看望过他一次，她亲眼看见有两个大学女孩子和他很亲近，而卓似乎也对两位女孩子有好感。这也就难怪梅要误会她的哥哥是“情圣”了。

“听说两个女孩子长得都不错？”沈姨的语气转缓，口角甚至有了一点笑意，毕竟儿子已经步入大龄行列，只要在不影响事业的情况下，谈恋爱也是无可厚非的了。



“嗯。”卓埋下头去大口地往嘴里扒饭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突然想起琪琪来，他想如果是她，相信妈妈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了。沈姨曾经提醒过卓，要他找媳妇一定要找个大学生，否则别想带回家来。卓想至此，不觉有些好笑，他放下碗，预备要离席，沈姨让他坐下。

“你就不能陪我们聊会儿天吗？”沈姨不悦地说。

“可我不喜欢提北京的事儿。”卓说，他重新回到座位上。

“为什么？”沈姨不解。

“准是妹妹在你面前添油加醋说了些什么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”卓拿过母亲的碗，要替她添汤，沈姨拦住了。

“给你爸先添。”沈姨说。她爱极了自己的丈夫，即使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总要照顾到丈夫的尊严，这一点是尤其令卓唏嘘感叹的。

“还是你妈妈先来吧。”卓的父亲沈志远是个温和的人，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甚过自己的生命，对于来自老妻的呵护与关爱他总是报以更多的付出。两夫妻年轻时也曾经历许多变故，但是爱情使他们的感情弥久愈坚，他们深信夫妻恩爱的前提是恩，结果才是爱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，所以他们都把对方的付出看作是爱的最佳表达方式，而回报的也的确是两人间无处不在的情爱。

沈姨看了一眼丈夫，这才不大情愿地将碗递到卓的面前，说：“你爸就是这样，喝个汤还跟人礼貌，真让人不习惯。”虽



是责备之词，却温馨得令空气中充满了玫瑰的芬芳。

“我可可不喝儿子给我的汤，要喝就要喝你添的。”志远凑近妻子，深情地说。

沈姨禁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。

父母当着自己的面打情骂俏，纵然是卓这样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青年人也有些消受不了，他红着脸看着父母，说：“你们谈了一辈子恋爱，也太儿女情长了吧？”“下辈子我们还谈。”沈志远得意地说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卓说。

“你放什么心？”沈姨不解。

“因为我还想做你们的儿子呀。”卓认真地说。

夫妻两人一下没了语言，卓发现父母的眼圈都有些红了。

“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想你在我们的身边，”沈姨说，“可是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能白白浪费呀？再说你现在还年轻，等到我们这个年龄想努力都不行了，听妈妈的话，再艰苦几年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全家团圆了。”

“我不是怕艰苦，我是不放心你和爸爸的身体，现在妹妹又在成都，一年也不过回来两次，如果我回成都来工作，也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回家来看看了。”

“你的心思我们理解，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不了解你还有谁能了解你？放心吧，你就好好的在外面发展你的事业，家里面我和你爸就足以应付过来了，你把精力都用到工